

序

摇摇我是主张学生的课外阅读面要宽一些，除了看中外文学的经典著作，不妨也涉猎一点科幻小说。

有人会问：阅读科幻小说有什么益处呢？

这不禁使我想起不久前看到的一则有趣的报道。这篇报道发表在 1955 年 5 月 15 日的《北京青年报》，题目是《从科幻小说中寻求航天新技术》，全文不长，照录如下：

科幻小说里的超光速旅行和弯曲空间大概还要继续作为幻想存在下去，但另外一些奇思妙想却可能走出小说，成为现实。欧洲航天局正从科幻小说中寻找灵感，研究新的航天探索技术。

据此间新闻媒介报道，欧洲航天局组织了一批读者，从科幻小说中寻找可能有价值的设想，然后交给科学家评估，研究这些设想能否用于未来的空间探索任务。欧洲航天局还欢迎广大科幻爱好者提供有创意的想法。

欧洲航天局“从科幻小说到空间探索创新技术项目”协调人大卫·雷特博士介绍说，事实已经证明，科幻小说中的部分设想确实具有实用价值。

19 世纪 80 年代，现代电子技术还没有出现，就有人提出传真机的设想；1905 年，行星着陆探测器出现在科幻小说里；1935 年，小说家设计出了供宇航员长期生活、从地面由航天飞机定期运送补给的空间站；20 世纪 50 年代的一部著名卡通片里，大侦探使用的手表既是可视电话，又是照相机。这些设想在刚刚问世时不易被理解，但随着技术进步，它们陆续变成了现实。

英国华威大学的数学教授兼科幻小说家伊恩·斯图尔特说，美国航空航天局也经常向科幻小说作者咨询，征求创新设想。美国航空航天局甚至在进行一个“突破推进物理学项目”，希望最终研制出能使航天器速度接近光速的新型引擎。



这则报道所以引起我的兴趣，首先在于它富有说服力地澄清了长期以来对科幻小说的误解，那种轻率地指摘科幻小说纯系胡思乱想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我们虽然还不知道欧洲航天局究竟从哪位作家哪一部作品中获得了灵感，但是无可争辩的是，科学技术专家并非是要从科幻小说中寻找计算公式或者燃料配方，而是“有创意的想法”，而这正是科幻小说最具有生命力最有价值的所在。

不仅如此，这则报道还说明，科学技术专家有时候也需要求助于文学家。实际上，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中，不少科学家、发明家曾经受惠于科幻小说的启迪，从科幻小说中获取创造发明的灵感。法国科幻小说大师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中描写了尼摩船长的潜艇“鹦鹉螺号”，这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凡尔纳有关潜艇的科学构想，却是一个天才的富有创意的预言。因此，美国发明家、号称“潜艇之父”的西蒙·莱克（1857~1938年）在回忆录中说：“凡尔纳是我生命的总导演”，正是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启发他发明了第一艘在公海航行的潜艇。也正是同样的原因，美国第一艘核潜艇被命名为“鹦鹉螺号”，以纪念凡尔纳最早提出了潜艇的科学构想。

英国著名科幻小说家阿瑟·克拉克不仅是世界一流的科幻小说家，而且还是现代卫星通讯最早的设计者。1934年克拉克就提出通过卫星系统实现全球广播和电视转播的大胆设想，而在1957年后由于地球同步卫星的发射成功，这一预言终成现实。值得一提的是，克拉克 1920 年发表的科幻小说《太阳帆船》，描绘了利用太阳风（即今天造成地球上无线电通讯发生故障的太阳粒子流）进行太空帆船比赛的大胆设想。这部小说发表后，最先引起极大关注的是美国航空航天局，他们对这一科学构想能否用于太空飞行颇有兴趣，并且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实验。

科幻小说是面向未来、展示科学技术发展前景的文学。科幻小说中的幻想不是毫无根据的胡思乱想，而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想象。它不仅以奇特的构思、超越时空的氛围展示科学技术高度发达所带来的美好未来，也深刻地揭示科学技术可能



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阅读科幻小说对于启迪智慧，开拓思维，激发对科学实践探索的热情，洞悉未来的发展趋势都是大有益处的。

我们现在不是大力提倡素质教育吗？其实，素质教育的核心是训练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为想象力和创造力乃是创造性思维的体现，也是发明创造的基本前提。正是在这方面，科幻小说丰富的想象力和它描绘的未来世界的科学构想，对于读者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是潜移默化的。近年来，西方国家许多大学竞相开设了科幻小说的课程和讲座，指导大学生或研究生阅读优秀的科幻小说，其目的也是出于素质教育的训练。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将陆续推出国内科幻小说家的新作，我希望这套丛书能够被广大青少年读者所接受，同时也诚恳地欢迎大家评头品足，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便进一步推动我国科幻小说创作的繁荣。

金摇涛

二〇〇四年 九月 缘日于北京



编者的话

摇摇为什么要出版科幻小说？

青少年阅读科幻小说有什么必要？

这是我们多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主编这套《中国当代科幻小说选》要向读者作一番交代的问题。

我想起凡尔纳的作品对后世的巨大影响。

大家知道，儒勒·凡尔纳是法国著名的科幻小说大师，被誉为科幻小说之父，他一生写了 20 多部科幻小说，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受到世界各国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的喜爱。凡尔纳（1828—1905 年）生活在 19 世纪，19 世纪初他便离开了这个充满幻想、科技发达的世界。然而他在 1870 年发表的科幻小说《从地球到月球》和另外一本名为《环绕月球》的科幻小说中，第一次描写了人类登月探险的故事。1873 年他的《海底两万里》发表，这部小说描写了尼摩船长驾驶一艘“鹦鹉螺号”潜艇在海底探险的故事。1883 年他又写了一本开发北极的科幻小说《北极的购买》，此外还有脍炙人口的《地心游记》、《八十天环游地球》、《气球上的五星期》等。应该指出的是，凡尔纳当时在作品中描写的飞向月球也好，在海底世界自由驰骋的潜水艇也好，以及开发北极也好，都是现实生活中闻所未闻的，纯粹是凡尔纳大脑中的想象，可是凡尔纳大胆的科学幻想和伟大的预见，却大大鼓舞了许许多多的有志之士，许多人正是从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中受到启发，汲取灵感，而投身到把幻想变为现实的伟大事业中，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当代“潜艇之父”西蒙·莱克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凡尔纳是我生命的总导演。”

阿特米拉·拜特在他开始首次北极飞行时就宣称：“第一个完成这个壮举的人，并不是我，而是凡尔纳，给我领航的是儒勒·凡尔纳。”



俄国宇航之父、著名火箭专家齐奥尔科夫斯基（1858~1935年）说：“就是儒勒·凡尔纳启发了我的思想，使我按照一定的方向去幻想。”

最有意思的是，凡尔纳在一百多年前幻想的人类登月探险的出发地点——美国南部的佛罗里达，在1968年7月16日美国发射的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阿波罗11号”，恰恰是在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而登上月球的——这当然绝对不是简单的巧合。另外，还值得凡尔纳骄傲的是，当1954年美国制造出第一艘核动力潜艇时，将它命名为“鹦鹉螺号”，以纪念凡尔纳这位天才的科幻小说家，因为他当年在《海底两万里》中所创造的尼摩船长的潜艇就是一艘核潜艇！只不过由于当时的科技发展水平的局限，凡尔纳对潜艇所用的核动力的描写是错误的。这对于1900多年前的一本科幻小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们从凡尔纳的作品对后来科学技术发展的预见性，特别是这些作品所产生的影响，不难发现科幻小说对于读者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其实，科幻小说的这种不可替代的作用，是许多享有盛誉的科幻小说经典之作的共同特征。

俄国的齐奥尔科夫斯基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宇航火箭技术专家，也是一位天才的科幻小说家。他在科幻小说《在地球之外》中，系统地、完整地描述了宇宙航行的全过程，他在小说中提到了宇航服、太空失重状态、登月车等，完全被现代太空技术的发展所证实。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天才预见，后来启发了很多科学家。美国阿波罗计划的领导者之一、著名火箭权威、原德国火箭专家冯·布劳恩曾说过，一本描述登月计划的科幻小说使我着了迷，“此书令我异想天开地去作星际旅行。这是需要我付出毕生精力去从事的事业”。1958年1月，在冯·布劳恩领导下研制出总长150米的“土星1号”火箭，为美国阿波罗计划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仍定居在印度洋风景秀丽的岛国——斯里兰卡的英国科幻小说家亚瑟·克拉克（1917~2005）是20世纪科幻小说的世界级大师，他的代表作有《太空漫游1969》、《与拉玛相会》、



《天堂的喷泉》等。今天已成为现实的全球卫星通讯，如果追根溯源，应该归功于这位科幻小说家。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在《宇宙、地球和大气》这本书中曾经指出：“人造卫星的另一个服务性应用也一直在发展。早在1959年，英国科幻小说家克拉克（~~科幻小说家~~）就曾指出，人造卫星可以用来作为中继站，使无线电讯号跨越大陆和海洋。只要把三颗卫星放在关键性的位置上，卫星转播的范围就可以遍及全世界。这个在当时看来很荒唐的幻想，在十五年后却开始变成现实了。”阿西莫夫还特别提到，1957年10月4日，美国发射了“回声1号”卫星，使克拉克的科学幻想变成了现实，而这个成功设计了卫星通讯的领导者是美国贝尔电话实验室的皮尔斯。有趣的是，皮尔斯本人也是一位业余的科幻作家，他曾用笔名发表过科幻小说。

克拉克还写过一篇异想天开、构思奇妙的短篇科幻小说《太阳帆船》，小说的科学构想是利用太阳辐射的粒子流即太阳风为动力，驱动巨大的帆片，在太空中进行帆船比赛。这篇小说一发表，立即引起美国航空航天局的高度重视，并秘密开展了利用太阳风的可行性研究。

大量的事实证明，科幻小说自它诞生以来，以其大胆的、奇妙的科学构想和对未来社会科学技术的预测，以及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和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展示了基于现实又超越时空的生活场景。它极大地启发了读者的想象力，有助于他们展开幻想的翅膀，激活思维的创造力，从而与作品中的人物一同去探寻神秘的科学世界，并因此受到科学魅力的启迪，训练自己的思维。这，也是我们今天特别提倡的素质教育的范畴。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科幻小说从诞生的一刻起，就特别关注科学技术发展与人类的命运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科幻小说家不仅讴歌科学技术的进步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福音，传播科学技术的创造发明所能造福人类的种种惊喜，与此同时，他们也以敏锐的洞察力，超前的预见和精辟的见解，对科学技术发明成果的滥用和负面效应的危害，提出了富有远见卓识的忠告。



今天，人类正在面临的温室效应、臭氧层空洞、环境污染、物种灭绝、电脑犯罪、计算机病毒、核污染、艾滋病、电脑黑客等文明病，这些伴随科学技术发展而产生的负面效应，早已被科幻小说家不幸而言中，许多科幻小说以超前意识很早就预见了滥用科技成果所产生的副作用。在这个意义上，科幻小说的警世作用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早在19世纪末的1898年，年轻的鲁迅在留学日本时就向国人翻译介绍了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从地球到月球》和《地心游记》，另一位文学大师茅盾也在1917年编译了英国科幻小说大师威尔斯的作品《巨鸟岛》（以《三百年后孵化之卵》为名），这都是中国科幻小说发展史上值得一提的事。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鲁迅先生当时就富有远见地指出，由于科幻小说具有“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辅助文明”的作用，因此他大声疾呼：“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鲁迅先生说得多好啊！

当新世纪的钟声响起时，我们愿重复鲁迅先生的话：“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金摇涛

注：金涛系中国科协科普文艺委员会主任。

摇摇

摇摇摇摇目摇摇录

TIAN HUO

天摇火

C O N T E N T S

摇摇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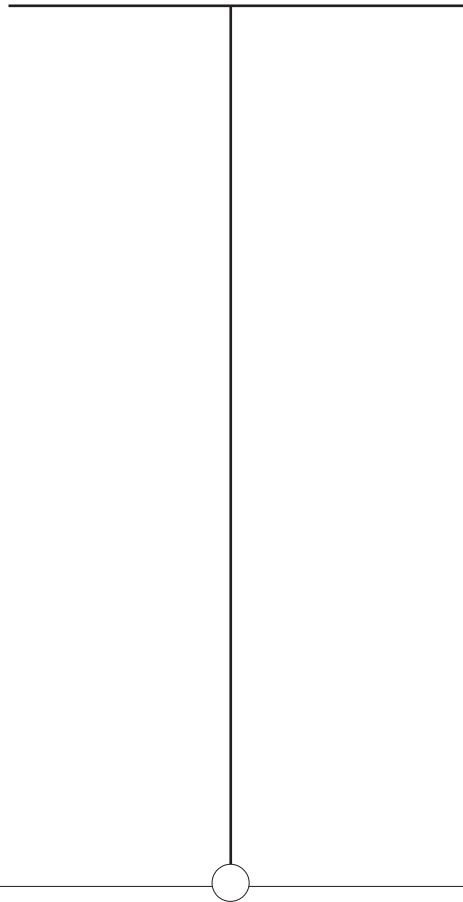
天火	员
秘密投票	圆
黄金的魔力	源
失去它的日子	愿
牺牲者	员苑
可爱的机器犬	员象
最后的爱情	员猿
生命之歌	员愿
星期日病毒	圆怨
黑匣子里的爱情 ...	圆猿

摇



摇摇摇

天摇火



摇员

摇摇熬过五七干校的两年岁月，重回大寺中学物理教研室。血色晚霞中，墙上的标语依然墨迹斑驳，似乎是昨天书写的，门后的作息时间表却挂满了蛛网，像是前世的遗留。

我还是我吗？是那个时乖命蹇，却颇以才华自负的物理教师吗？

批斗会上，一个学生向我扬起棍棒，脑海中白光一闪……我已经随着那道白光跌入宇宙深处了，这儿留下的只是一副空壳。

抽屉里有一封信，已经积满了灰尘。字迹细弱而秀丽，像是女孩子的笔迹。字里行间似乎带着慌乱和恐惧——这是一刹那中我的直觉。

“何老师：

我叫向秀兰，五年前从你的班里毕业，你可能不记得我了……”

我记得她，她是一个无论学业、性格、容貌都毫不出众的女孩，很容易被人遗忘。但“文革”期间她每次在街上遇到我，总要低下眉眼，低低地叫一声“何老师”，使我印象颇深。那时，喊老师的学生已不多了。

“……可是你一定记得林天声，你最喜欢他的，你来救救他吧！……”

林天声！

恐惧伴随隐痛向我袭来。我执教多年，每届都有几个禀赋特佳的天才型学生，林天声是最突出的，我对他寄予厚望，但也有着深深的忧虑。因为最锋利的金刚石也往往是最脆弱的，常常在世俗的顽石上碰碎。

我记得林天声脑袋特大，身体却很孱弱，好像岩石下挣扎出来的一棵细豆苗。性格冷漠而孤僻，颇不讨人喜欢，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称。实际上，我很少看到他与孩子们凑群，总是一个人低头踱步，脚尖踢着石子。他的忧郁目光常使我想起一幅“殉道者”的油画。后来我知道他是一个“可以被教育好”的子女，他父亲是一个著名的右派，~~竟~~竟在1957年自杀了。于是我也就释然了，他实际是用冷漠这层甲壳来维持自己的尊严。



他的学业并不十分突出，如果不是一次偶然的发现，我完全可能忽略这块璞玉。物理课上，我常常发现他漠然地注视着窗外，意态游移，天知道在想些什么。偶尔他会翻过作业本，在背面飞快地写几行东西，过一会儿又常常把它撕下来，揉成纸团扔掉。

一次课后，我被好奇心驱使，捡起他才扔掉的一个纸团，摊开。纸上是一行铅笔字，字迹极潦草，带着几分癫狂。我几乎难以相信这是他的笔迹，因为他平时的字体冷漠而拘谨，一如他的为人。我费力地读着这几行字：

“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无限的（否则在初始之前和边界之外是什么？），可是在我们之前的这一‘半’无限中，宇宙早该熟透了，怎么会有这么年轻的星系，年轻的粒子，年轻的文明？”

“我相信震荡宇宙的假说，宇宙的初始是一个宇宙蛋，它爆炸了，飞速向四周膨胀（现在仍处于膨胀状态）。在亿兆年之后，它又在引力作用下向中心跌落，塌缩成新的宇宙蛋。周而复始，万劫不息。”

“可是我绝不相信宇宙中只有一个宇宙蛋！地球中心说和太阳中心说的新版！‘无限’无中心！逻辑谬误！”

这儿是几个大大的感叹号，力透纸背，我似乎感受到他写字时的激动。下面接着写道：

“如果爆炸物质以有限的速度（天文学家所说的红移速度，它小于光速）膨胀，那么它到达无限空间的时间必然是无限的，怎么能形成‘周期’震荡？如果膨胀至有限空间（即使是难以想像的巨大空间）即收缩，那它也只能是无限空间中微不足道的一点，怎么能代表宇宙的形成？”

下面一行字被重重涂掉了，我用尽全力才辨认出来：“或许宇宙是由无限个震荡小宇宙组成，无数个宇宙蛋交替孵化，似乎更合逻辑。”

多么犀利的思想萌芽，尽管它很不成熟。为什么他涂掉了？是他自感没有把握，不愿貽笑他人？

纸背还有几行字，笔迹显然大不相同，舒缓凝滞，字里行间充斥着苍凉的气息，不像一个中学生的心境：

“永远无法被‘人’认可的假说。如果它是真的，那么一劫结束后，所有文明将化为乌有，甚至一点痕迹也不能留存于下一劫的新‘人’。上一劫是否有个中学生也像我一样苦苦思索过？永远不可能知道了！”

读这些文字时，我的心脏狂跳不止，浑身如火焰炙烤。似乎宇宙中有天火在烧，青白色的火焰，吞噬着无限，混沌中有沉重的律声。

我绝对想不到，一个孱弱的身体内能包容如此博大的思想，如此明快清晰的思维，如此苍凉深沉的感受。

我知道近百年前有一位不安分的犹太孩子，他曾遐想一个人乘着光速的波峰会看到什么？……这就是爱因斯坦著名的广义相对论的雏形。谁敢说林天声不是爱因斯坦第二呢？

我不知道天文学家读到这些文字会作何感想，至少我觉得它无懈可击！越是简捷的推理越可靠，正像一位古希腊哲人的著名论断：

“又仁慈又万能的上帝是不存在的，因为人世有罪恶。”

极简单的推理，但无人能驳倒它，因为人世有罪恶！

天声的驳难也是不能推翻的，只要承认光速是速度的极限。

我把他的纸条细心地夹到笔记本里，想起他过去不知道随手扔掉了多少有价值的思想萌芽，我实在心痛。抬起头，看见天声正默默地注视着我。我柔声道：

“天声，以后有类似的手稿，由老师为你保存，好吗？”

天声感激地默然点头。从那时起，我们俩人常常处于心照不宣的默契中。

可惜的是，我精心保存的手稿在抄家时都丢失了。

我摇摇头，抖掉这些思绪，拿起向秀兰的信看下去：

“……在河西大队下乡的同学们都走了，只剩天声和我了，他又迷上了迷信（语法欠通，我在心里评点着），一门心思搞什么穿墙术。我怕极了，怕民兵把他抓走，怎么劝他都不听。何



老师，天声最敬佩你，你来救救他吧！”

我惟有苦笑。我自己也是刚从牛棚里解放出来，惴惴地过日子，哪有资格解救别人！

一张信纸在我手中重如千斤，纸上浸透了一个女孩的恐惧和期待。信上未写日期，邮戳也难以辨认。这封信可能是两年前寄来的，如果要发生什么早该发生了……我曾寄予厚望的学生是不会迷上什么穿墙术的，肯定是俗人的误解，也许只有我能理解他……第二天，我还是借了一辆嘎嘎乱响的自行车，匆匆向河西乡赶去。

河西乡是我常带学生们去大田劳动的地方，路径很熟。地面凸凹不平，常把我的思绪震飞，像流星般四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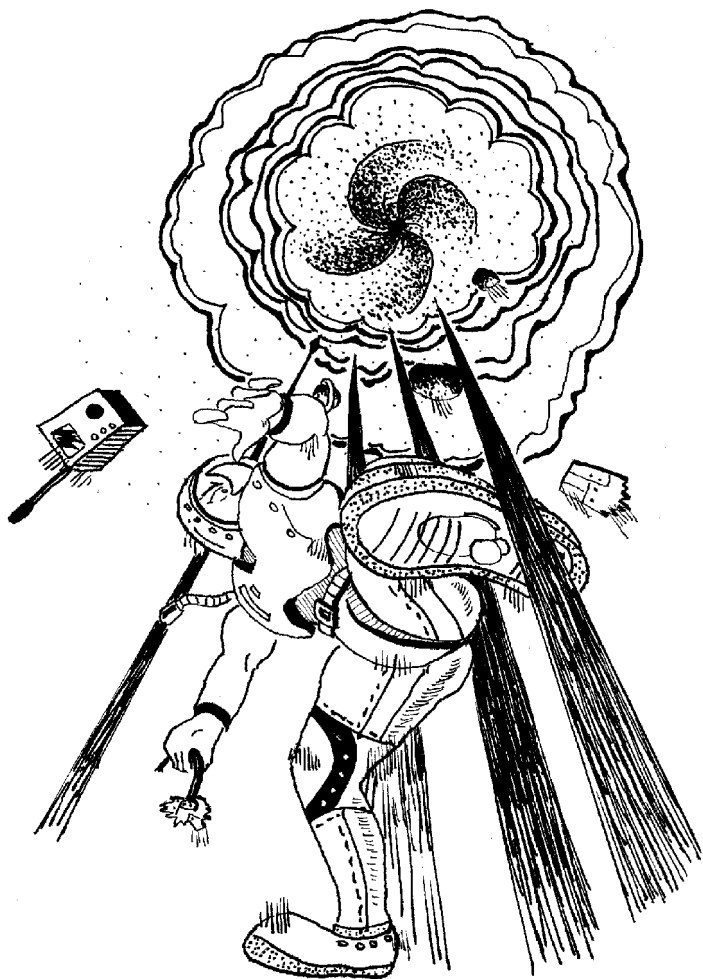
我的物理教学也像流星一样洒脱无羁，我不愿中国孩子都被捏成呆憨无用的无锡大阿福泥人。课堂上我常常天马行空，尽力把智者才具有的锐利的见解和微妙的深层次感觉，在不经意中浇灌于学生。我的学生们至今尚无人获得诺贝尔奖，只能怪超稳定的中国社会太僵化了。

不管怎样，学生们都爱上我的物理课。四十几个脑袋紧紧地追着你转，这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一种回报——然而，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学生们不约而同地把矛头首先对准了我。我在批斗台上也能自慰，毕竟学生知道我的不同凡俗。

在一次课堂上，我讲到了黑洞。我说黑洞是一种被预言但尚未证实的天体，其质量或密度极大，其引力使任何接近它的物质都被吞没，连光线也不能逃逸。

学生们很新奇，七嘴八舌问了很多问题：一个不小心跌入黑洞的宇航员在跌落过程中会是什么心境？被吞没的物质到哪儿去了？物质是否可以被无限压缩？既然连光线也不能逃逸，那人类是否永远无法探索黑洞内的奥秘……

我又谈到了白矮星，它是另一种晚期恒星，密度可达每立方厘米 10^6 至 10^9 千克。又谈到中微子，它是一种静止质量为零的不带电粒子，可以在 10^{-16} 秒内轻而易举地穿过地球。



不知怎么竟谈到了《聊斋》中可以穿墙而入的崂山道士，我笑道：

“据说印度的瑜伽功中就有穿墙术。据载，不久前一个瑜伽术士还在一群印度科学家众目睽睽之下做了穿墙表演。关于印度的瑜伽术、中国的气功，关于人体特异功能，常常有一些离奇的传说，比如靠意念隔瓶取物，远距离遥感等。很奇怪，这



些传说相当普遍，简直是世界性的——当然，这些都是胡说八道。”

在一片喧嚷中，只有林天声的目光紧紧盯着我，像是幽邃的黑洞。他站起来说道：

“~~几百年~~几百年天文学家曾预言地球要和彗星相撞，于是世界一片恐慌，以为世界末日就要来临。这个预言确实应验了，巨大的彗尾扫过地球，但地球却安然无恙。这是因为……”

我接着说：“彗尾是由极稀薄的物质组成的，其密度小到每立方厘米~~几微~~几微克，比地球上能制造的真空还要‘空’。”

林天声目光炯炯地接口道：“但在地球穿过彗尾之前有谁知道这一点呢？”

学生们很茫然，可能他们认为这和穿墙术风马牛不相及，不知林天声所云为何。只有我敏锐地抓到了他的思维脉络，他的思维是一种大跨度的跳跃，在那一瞬间，我甚至激发出强烈的共鸣。两个思维接近的人在这么近的距离内产生了共鸣，这在我还是不可多遇的。我挥手让学生们静下来。

“天声是对的，”我说，“人们常以凝固的眼光看世界，把一些新概念看成是不可思议的。几百年前人们顽固地拒绝太阳中心说，因为他们‘亲眼’看着太阳绕地球东升西落；人们也拒绝承认地球是圆的，因为他们‘明明’知道人不能倒立在天花板上，自然地球下面也不能住人。这样，他们从曾经正确的概念作了似乎正确的推论，草率地否定了新概念。现在我们笑他们的固执，我们的后人会不会笑我们呢？”

我停顿了一下，环视学生。

“即使对于‘人不能穿墙’这种显而易见的事实，也不能看做天经地义的最后结论。螺旋桨飞机发明后，在飞机上装机枪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飞速旋转的桨叶对子弹形成了不可逾越的壁障，直到发明了同步装置，使每一颗子弹恰从桨叶空隙里穿过去，才打破这道壁障。岩石对光线来说也是不可逾越的，但二氧化硅、碳酸钠、碳酸钙混合融化后，变成了透明的玻璃。同样的原子，仅仅只是原子排列发生了奇妙的有序变化，便使



光线能够穿越。”

我再次停顿，整理一下思路，继续说道：

“在我们的目光里，身体是不可穿透的致密体，但载光能穿透；地球更是不可穿越的致密体，但中微子能轻而易举地穿越过去。所以，不要把任何概念看成绝对正确，看成天经地义不可更改。”

学生们被我的思维震撼，鸦雀无声。我笑道：

“我说这些，只想给出一种思维方法，帮助你们打碎思想的壁障，并不是相信道家或瑜伽派的法术。天声，你说对吗？你是否认为口念咒语就可穿墙而入？”

学生们一片哄笑，林天声微笑着没有说话。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我犯了多么愚蠢的错误。我给出了一连串清晰的思维推理，但在最后关头却突然止步，用自以为是的嘲笑淹没了新思想的第一声儿啼。

这正是我素来鄙视的庸人们的惯技。

到达河西乡已是夕阳西下。黄牛在金色的夕阳中缓步回村，牛把式地背着挽具，在地上拖出一串清脆的响声。地头三三两两的农民正忙着捡红薯干，我向一个老大娘问话，她居然在薄暮中认出了我：

“是何老师哇，是来看那俩娃儿吗？娃儿们可怜哪！”她絮絮叨叨地说下去，“别人都走了，就剩他俩了，又不会过日子。你看，一地红薯干，不急着捡，去谈啥恋爱，赶明儿饿着肚子还有劲儿恋爱么？”

她告诉我，那俩娃儿一到傍晚就去黄河边，直到深夜才回来。哟，就在那座神像下面。我匆匆道谢后，把自行车放在村边，向河边走去。

其实，这老人就是一位了不起的哲学家，我想。她的话抓住了这一阶层芸芸众生的生存真谛——尽力塞饱肚子。

说起哲学，我又想起一件事。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理学



家阪田昌一提出了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毛主席立即作了批示，说这是第一位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科学研究的自然科学家。全国自然闻风响应，轰轰烈烈地学起来。

我对于以政治权威判决学术问题的做法，历来颇有腹诽，这样只能产生像李森科那样的学术骗子加恶棍。但在向学生讲述物质无限可分思想时，我却毫无负疚之感，因为我非常相信它。甚至在接触到它的一刹那间，我就感觉到心灵的震颤，心弦的共鸣！我能感受到一代伟人透视千古的哲人目光。

我在课堂上讲得口舌生花，学生听得如痴如醉，包括林天声。

傍晚，我发现一个大脑袋的身影在我宿舍前久久徘徊，我唤他进来，温和地问他有什么事。林天声犹豫很久，突兀地问道：

“何老师，你真的相信物质无限可分吗？”

我吃了一惊。纵然我自诩为思想无羁，纵然我和林天声之间有心照不宣的默契，但要在高压政治气候下说出这句话，毕竟太胆大了。我字斟句酌地回答：“我是真的相信。你呢？”

林天声又犹豫了很久。

“何老师，人类关于物质世界的认识至今只有很少几个层次，总星系、星系团、星系、星体、分子、原子、核子、层子或夸克。虽然在这几个层级中物质可分的概念都是适用的，但作出最后结论似乎为时过早。”

我释然笑道：

“根据数学归纳法，在第 n 步未证明之前，任何假设都不能作为定理。但如果前几步都符合某一规律，又没有足够的反证去推翻它，那么按已有规律作出推断毕竟是最可靠的。”

林天声突然说：

“其实我也非常相信。我一听你讲到这一点，就好像心灵深处有一根低音大弦被猛然拨动，发出嗡嗡的共鸣。”

我们互相对视，发现我们又处于一种极和谐的耦合态。

但林天声并未就此止步。